

唐代的巫觋与民间神灵崇拜

赵 宏 勃

Tang Dynasty Wizards and Folk Beliefs with Respect to Gods

Zhao Hong Bo

Abstract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folk wizards and the gods they symbolized held important positions in popular belief. Folk wizards during that time were mainly of three types: nature gods, human gods and religious god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wizards were active in folk society and were thought not only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gods but to be able to see ghosts, thus becoming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folk belief with respect to gods since on the one hand those wizard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tecting ancestral temple activit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acted as the mediators between people and gods. Based on the adoration of folk gods, wizards during the Tang took advantage of the utilitarian need of the people to ask gods for a solution to their problems. To accomplish this, they engaged in such activities as praying for good luck, getting rid of calamity, curing the sick,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 all of which greatly influenced people's daily life. Thus, wizards are an important point of entry into the study of folk belief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在唐代民众信仰生活中，除了佛教、道教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外，巫觋及其所代言的神灵鬼怪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丰富的资料表明，唐代巫觋的活动以“通神视鬼”为中心，巫觋主要凭借神鬼代言人的身份谋生，为民众提供与鬼神沟通的渠道。同时，巫觋又是民间各类神灵祭祀、崇拜活动的主要掌控者，其沟通的神灵来源复杂，门类繁多，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特色。

本文从笔记小说、正史、佛典及道藏资料中整理出与唐代巫觋有涉的诸

多神灵，勾勒唐代民间神灵崇拜的整体轮廓，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唐代民间信仰进行研究，同时以期引起研究者对唐代巫覡的社会作用及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 唐代民间神灵体系的构成

关于唐代民间神灵崇拜，我们可以由唐人戴孚所作《广异记》中的一则故事说开去。这则故事的主题是唐代笔记小说中常见的“狐媚”：唐太宗赐给长孙无忌的美人忽遭狐媚，“见无忌，辄持长刀斫刺”，太宗令术士相州崔参军以符劾降。在驱邪的过程中，崔参军先后招来“宅内井灶门厕十二辰”等数十辈“贵官家神”，责问它们为何失职，最后由“五岳神”制服妖狐，病人痊愈¹⁾。

在这则故事中驱邪术士可以调遣的神祇，既包括五岳神这样的位列国家祀典的山川神，也有井神、灶神、门神、厕神等建立在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的民间杂神，而故事中“狐媚”主题则反映了唐代民间颇为盛行的动物神——狐神的影响力。

总的来看，唐代民间神灵包括各种自然神，反映民众对自然物、力的崇拜。神谱中还包括祖先神灵等人物神，反映着民众朴素的生活愿望以及崇敬敬德的心理。另外，唐代佛道发达，宗教神祇也在民间神灵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1、自然神

在自然神中，以华山神为代表的山川神，在唐代民间神灵体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能兴云致雨的山川神受到人们的崇拜，《全唐文》有许多祭神之文，记载神灵降雨灵验，多为山川神。《太平广记》中所见唐代民间所奉祀的山神不但有华山、泰山、嵩山等列于国家祀典中的名山，各地名不见经传的山神也受到民众崇拜，接受民众血食之祭。

民间神祀以灵验为征，带有浓厚的“万物有灵”的原始色彩，江、河、湖、海各有神灵，甚至“积水”亦有灵，由巫覡专事²⁾。

山川神具有较大的影响，往往成为当地民众信仰的中心。人们祈祷时也不仅限于借助神力求雨祈晴这类最为常见的诉求，还寄托着各种美好的生活愿望。显庆年间（656—661年），陇州石名远向华山神祈祷求子³⁾；《太平广记》记载，张克勤家“世祝华岳神，祷请颇有验”，他母亲“祷神求子，果生男”⁴⁾。

除了山川神之外，自然界中一草一木皆有灵，充分反映了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太平广记》卷三一五引“豫章树”条云：洪州有千年古树，“远近崇敬，或索女妇，或索猪羊”。各种家庭生活设施也有神掌管，井神、灶神、门神、厕神一应俱全，人们丝毫不敢怠慢。

唐时，老虎吃人之事并不鲜见，在民间的动物神崇拜中，虎神因其能咬人、伤人、吃人的属性，获得人们的祈求，在民间神灵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此外，狐神亦颇具代表性。根据《朝野僉载》记载：

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⁵⁾

民间对狐的崇拜一直较为兴盛。在《山海经》中的狐是祥瑞之兽，北朝时则已有假借狐魅造妖的事件⁶⁾。人们相信狐有预卜吉凶的能力⁷⁾，在家中祭祀狐神，祈求福佑。同时在民间信仰中的狐具有多变的神性，能以多种化身出现。《太平广记》卷三二引“王贾”条记载：狐以亡灵身份出现，“常于灵帐发言，处置家事，儿女僮妾，不敢为非”。狐神还常化身为女子或男子，幻惑异性⁸⁾，狐神以其任意幻化的特点成为动物神中最突出的一位。

2、人物神

唐代民间神灵信仰中的人物神，按其来源分，有帝王先贤、清官廉吏，也有祖先亡灵、普通民众。

唐代国家祀典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先代帝王之祭，显庆年间（656年—661年）修礼，规定对尧、舜等先代帝王的祭祀。天宝年间（742年—756年）又曾于京城置三皇以前帝王祠。而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化的祭祀⁹⁾

体系之外，这些历史人物在民间往往也被神化，因种种灵验的事迹，成为祭祀的对象。

民间普遍祭祀尧、舜。鲁山县东二十里有尧祠，祈雨有验。¹⁰⁾滑州白马津西南五十里有尧祠，“祠庙僻远，藻荐亦稀”。宝历二年（826年）夏，滑州大旱，地方官祷于尧祠，缓解了旱情，为之重修祠宇。¹¹⁾蒲津有舜祠，而且并设娥皇、女英祠，甚灵验。¹²⁾江南地区也立有夏禹之祠。¹³⁾另外，汉高祖的神迹也在民间广为流传。¹⁴⁾随着儒学地位在唐代的提高，国家祀典中对孔子的祭祀也日益隆重。在民间孔子则作为求福避祸之神而受到虔诚的奉祀。¹⁵⁾此外，周赧王、楚王项羽、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也在南方地区被立庙祭祀，享受人间香火。¹⁶⁾

先贤帝王，或名立或身败，其事迹却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影响一方的重要神灵。在国家祀典中，对这些神灵的祭祀时间和程序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民间祠祀则在巫觋的推动下成为民众祈祷和祭祀的场所，人们遇到问题或危机时刻，都向神灵祈求保护。如苏州吴太伯庙极有威信，历经垂拱年间（685—688年）狄仁杰、贞元年间（785—805年）于頔两度大规模对民间淫祠的打击，仍兴盛不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礼，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¹⁷⁾

在民间神祠中，巫觋以通神的禀赋活跃其中，或事神，或娱神，借神灵之威力，为人预言祸福，医疗疾患，往往以当地祠祀为中心展开活动，享有极高的声望。

另外，唐代一些颇有政声的地方官吏在死后被神化，立庙祭祀。¹⁸⁾僖宗乾符二年（875年），李频为建州刺史，“以礼法治下。时朝政乱，盗兴相椎敹，而建赖频以安。卒官下，州为立庙梨山，岁祠之。”¹⁹⁾

在历史上有名的将领，也往往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如秦代蒙恬被视为吴山神，《太平广记》卷三一〇引“王锜”条记载了宝历年间（825—827年）吴山神显灵之事。对伍子胥的祭祀六朝时期已颇盛，唐代杭州等地仍为立庙，到贞元年间（785—805年）兴盛不衰。²⁰⁾三国时期的张飞至唐被奉为“阳关神”，远近畏惮。²¹⁾安史之乱中，张巡死守睢阳，肃宗为其立庙，直到懿宗时民间仍

祭享不已。²²⁾

一些曾有功于民的人，如曾修造都江堰造福农业的李冰在唐时香火鼎盛，并涌现出新的灵验事迹。²³⁾

这些人物神不但在历史上声名显赫，而且不断显灵，激发虔心奉祀的民众更大的信仰热情。

唐时民众相信祖先的神灵能够佑护子孙，故非常重视对亡灵的祭祀，功成名就的官吏和皇室贵戚还可立家庙，如李靖²⁴⁾、权德舆²⁵⁾、杨炎²⁶⁾、张延赏²⁷⁾等俱设家庙。又如狐神常以祖先神灵身份出现，笔记小说中也常有家中亲人死后作“灵语”，受到生者严奉的记载，充分证明了人们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另一方面，尽管活着的人可以借助各种手段与神灵的世界沟通，但“人神道殊”、“幽明理隔”的观念也深入人心。²⁸⁾人们还认为乏祀之鬼则会为祟于人，不利子孙。因此，祖先亡灵也是唐代神灵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有视鬼本领的巫覡经常大展身手，以各种手段帮助人们与亡灵沟通。²⁹⁾

在唐代的人物神中也出现了一些平民出身的神，人们深信枉死之人因为无所归属会四处作祟，是为厉鬼。除了死于战乱的鬼受到人们的重视以外，复仇的鬼灵³⁰⁾或其他死于非命者也在民间立祠奉祀。如太和年间（827—836年）弋阳郡立有黑水将军祠，祭祀的是溺死于河中之人。³¹⁾

如果灵迹不断显现，唐人也为普通人立祠。《太平广记》卷三〇一引“张安”条云：玄宗时，“江州有张安者，性落拓不羁，有时独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则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终不愧耻。时或冠带洁净，怀刺谒官吏，自称浮生子。后忽无疾而终。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谒州牧，求立祠庙。”张安并非忠臣烈士或者贞女节妇之辈，但他死后不断显灵，地方官员也为他建立了祠庙。

3、宗教神祇

随着佛道两教的兴盛，两教的神祇也在民间有了极大的影响力。

道教有一个多方吸纳而形成的庞杂的神灵体系，进入道教神谱的神灵被赋予了新的神格，反过来又渗入民间信仰之中。如道教星神本是吸收了民间

的星斗崇拜发展而成的，北斗星君、北斗真君主要为司命神，与三官大帝一起，考察活人和死者的功过善恶。隋唐时期，佛教的地藏、阎罗之说盛行，北斗已无法维系其总领人间命籍的神职，于是本命神说兴起。³²⁾道教将传统的十二属相与北斗七星对应起来，宣称通过祭拜与自己的属相对应的本命星君，可免灾延寿，对信众很有吸引力。《闻奇录》记载，贞元中（785—805年），吉州刺史魏耽在“北斗本命星”帮助下摆脱了灾祸。³³⁾据说名相裴度也因“命属北斗廉贞星”，“每以清酒名果敬祭”。后来他懈于奉祀，星神还附体于女巫³⁴⁾传言责问。

民间信仰中信奉的佛教神也有不少。除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外，还有毗沙门天王、金刚等。

民间神谱中的佛道诸神有世俗化的特征，可以说宗教的传播为民间新神祇的塑造提供了“灵感”。根据《太平广记》卷一〇〇引“婺州金刚”条云“婺州开元寺门有二金刚，世称其神，鸟雀不敢近。疾病祈祷者累有验，往来致敬”。

在某些地区，民众把金刚神称为“二圣”，以其预言灵验而名声大振。³⁵⁾而且金刚神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太平广记》卷一〇八引“宁勉”条中，称金刚神“长二丈余，雄俊可惧，怒目呿吻，袒褐执剑。”在民间信仰中，金刚神除了可以预言吉凶，还可以疗病，在道士驱妖时也可供驱使调遣。³⁶⁾研究者认为，在中晚唐以后，出现了佛道与民间祠祀的合流，³⁷⁾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列于民间神谱当中的诸神，对民众来说都是“因事临神”时信赖的对象，他们对于神灵到底属于道教还是佛教，则并不那么敏感。

二 唐代民间神灵信仰的特点

在唐代民间神灵信仰中，女神相对活跃，土地神和城隍神的兴起以及影响力的扩大也是特色之一。此外，宗教观念渗入到民间神灵信仰中，佛道二教或者利用民间祠祀传播自身教义，或者试图改变民间祠祀的祭祀方式，这也是唐代民间神灵信仰的特点。

1、女神颇为活跃

唐代民间信仰中，女神较为活跃。

《太平广记》卷三一二引“夏侯祯”条云：汝州鲁山县西有女灵山，乡里立祠女灵观，崇祀女神。相传商于之女曾于大中初年（847年）显灵，管辖百里之境，直到咸通末年仍奉祀不已。池州九华山也由女神掌管。³⁸⁾另据《太平广记》卷三〇六引“卢佩”条记载，管京兆府三百里内人家丧葬所在的地祇亦为女神。

在一些地区，女神也是独立的区域性神祇。《太平广记》卷三〇六引“樊宗训”条云：硤石县令韦谋与前县令樊宗训同游本地圣女神祠，樊宗训对神灵有所褻慢，女神怒而责罚韦谋的女儿，并借巫覡传言，韦谋随后派人去圣女神祠“焚香洒扫”，“其女数日即愈”，此后“邑中皆加敬畏”，可见女神作为一方土地神灵的威力。

除作为区域性神祇外，女神被赋予爱美、嫉妒的神性。河东道汾州有妒神祠，相传为介之推妹，唐时为官民共祀。³⁹⁾女神以及神灵的女眷还经常选择世间男子与之婚配，这也是她们在民间威望的一种表现。⁴⁰⁾

2、土地神和城隍神的兴起

唐代神祇的职能范围包括婚姻、生育、生产保护、家庭保护、行业保护等，可以说，宋以后民间神祀的许多基本特征至此已初见端倪。此外，神有专职并以时代赋予的新神性受到膜拜也是这一时期神祇信仰的特征。

以土地神为例，人们最初崇拜土地神，是为了酬劳它负载、生养万物的⁴¹⁾功劳。秦汉时期，社神信仰在乡村里社兴起，作为地方守护神而受到祭祀。西汉以后，带有原始村社残余的里社组织渐渐失去其现实的政治意义，社神兼具多种社会职能，成为以单纯的区域观念为准则的土地神。⁴²⁾

唐依汉制，在仲春仲秋之季两次举行社祭，春社向土地神卜一年收成，祈求丰产；秋社向土地神报功，酬谢神的护佑，是民间最重要的祭祀活动。由官方对朝廷、州县、乡里的祭祀活动进行严格规定。⁴³⁾关于社祭的祭器、祭物、祭席位置等也都有明确的规定。春祈秋报的社祭活动为官方所推崇，但

是各地社祭的执行情况却并不能令地方官吏满意，相反“非其所祭而祭之”⁴⁴⁾的淫祠，或者被统治者认为是既无功德、又无气节的人却受到人们的崇奉，因此推广社祭配合禁绝淫祠也被视为地方官吏的重要政绩，以及移风易俗的象征。

同时在民间信仰中，由于地区性的神祇是民众最亲近的对象之一，所以民众由春秋社祭中发展出保佑和守护村落地方的土地神崇拜，进而臆想出家宅地的土地神、墓地的土地神等多样化的土地神信仰，而且还产生了把历史人物作为地方守护神的土地神。与官方所期待的符合仪典规定的社祭不同，从街巷里坊到私人家宅，都有土地神的身影，被称为“地界”，它们是唐人生活中职位最低的神灵，却有大量的灵验事迹。⁴⁵⁾

唐代民间还兴起了一种新的守护神，即城隍神。《北齐书》的记载是最早有关城隍神灵验的记录，特别突出了其在战乱中保境安民的神性。⁴⁶⁾中唐以后，城隍神信仰开始流行。“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⁴⁷⁾其神职也由一般的保护神扩展为主管冥间事务。⁴⁸⁾

唐代城隍神除主司冥间而外，还与地方事务联系起来，主宰各地水旱吉凶。这与封建统治高度发展，城市地位的提高密不可分。由于城隍神在民间地位的提和其主司水旱的神职，地方官吏与城隍神之间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新的全称神，城隍神的流行在有些研究者看来是官方开始有条件地接受民间神灵的信号，这种看法不无道理。⁴⁹⁾

唐代的土地神、城隍神既具有专职的守护神的性质，又往往以各类灵验事迹深刻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人神之间求索报偿时多借巫觋之力，这类职能神也是唐代民间巫觋通神的重要对象。

3、宗教观念的渗入与干预

泰山神在唐代民间信仰中以主管死后世界的神职而甚为活跃。“泰山治鬼”的传说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汉代乐府诗中已有人死后归泰山的观念。东汉魏晋时期，泰山治鬼的说法更是盛行于世。两晋时期，关于泰山神的传说不胜枚举。⁵⁰⁾至唐，人们依旧向泰山神请求延命。以泰山神为中心，在民间

形成了对冥间神祇仿照世俗官僚化体系的构造，并初具规模，成为在民间影响甚巨的神祇信仰。随着佛教轮回学说的普及，传统的泰山神信仰与佛教地狱之说相结合，佛教的阎罗王也开始逐渐侵蚀泰山神的地盘。同时，由于泰山神掌管死后世界的神格尤其突出，佛教也充分利用这一本土神祇宣扬自身教义。《太平广记》卷一〇二引“沈嘉会”条记载，唐高宗时，沈嘉会被发配到兰州，他每日早晚向泰山方向礼拜，祈求早日回乡。二百余天以后，他在梦中被泰山府君召见，向他大谈因果报应，劝其每日持诵《金刚经》。

除了将教义渗透于民间神灵崇拜以有益于在民间的传播，佛教、道教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则有所区别。道教的神谱对民间神灵鬼怪信仰多有吸收，而且也通过召神役鬼的法术役使大量民间神灵，但是也有意识地将自身与民间崇拜区别开来，对所谓“异端”的淫祀横加指责，与官方的标准保持一致。⁵¹⁾在佛教方面，僧侣和许多道教圣人一样，都曾镇压过地方神灵，并致力于改造民间祭祀以杀牲为主的风俗，高僧大德有许多为民间神灵说法授戒，绝其血食之祭的事迹。天宝八年（749年），湖州佛川寺侧有吴王古祠，“风俗淫祀，滥以牺牲”。僧慧明“夜泊庙间，……见一丈夫容卫甚盛。明曰：‘居士，生为贤人，死为明神，奈何使苍生每被血食，岂知此事殃尔业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为之。’礼忏再三，因与受菩萨戒。”⁵²⁾唐末名僧知玄也“为导江玉垒山神李冰庙、益昌北郭龙门神，借受戒法，罢其血食”⁵³⁾。

三 唐代巫觋与民间神灵崇拜

民间神灵崇拜是巫觋存在的观念基础，因为巫觋的身份特征是“事鬼神者”，他们能够“通神视鬼”，是民众祈祷鬼神时最可靠的中介——替民众实现与超自然世界的沟通；而巫觋为民众驱妖攘灾，祈福预言等活动无一不建立在民众对鬼神的信奉之上，可以说巫觋的生存与民间神灵信仰是互相依存的。

我们看到，民间神灵体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阶段，民间神谱不断发生着变化，新神祇不断出现。当巫觋与其所沟通的神灵不再“灵验”的

时候，巫覡就要扶植新神祇来代替，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神灵世界中巫覡的角色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自西周以来，对天地山川的祭祀就是天子和诸侯的特权，官方对祭祀仪典的重视也是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其社会政治功能，而不是信仰或神界本身，故而不能反映普遍的社会信仰。人们对官方众神的隔膜与民间神祀的活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史称“瓯粤间好事鬼，山椒水濒，多淫祠。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哲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媼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牲酒之奠，缺于家可，⁵⁴⁾缺于神不可也。”⁵⁵⁾终唐一朝，始终以正祀典与禁淫祀作为“敷导民俗”的重要手段。唐代许多名臣都曾有过大规模禁毁淫祠的举措。狄仁杰曾奏毁吴、楚淫祠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⁵⁶⁾穆宗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除淫祠一千一十所。”⁵⁷⁾张文琮、于頔等⁵⁸⁾也因废毁淫祠而号为良吏。⁵⁹⁾

民众对各类神灵虔心奉祀就是恐其致祸、盼其禳灾，往往因事临神，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民间神祠的成立与维护方面，巫覡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元稹有《赛神》诗描述了乡间巫师世传淫祠的情形：

村落事妖神，林木大如村。事来三十载，巫覡传子孙。
村中四时祭，杀尽鸡与豚。主人不堪命，积燎曾欲燔。
旋风天地转，急雨江河翻。采薪持斧者，弃斧纵横奔。
山深多掩映，仅免鲸鲵吞。主人集邻里，各各持酒樽。
庙中再三拜，愿得禾稼存。去年大巫死，小覡又妖言。
邑中神明宰，有意效西门。焚除计未决，伺者迭乘轩。
庙深荆棘厚，但见狐兔蹲。巫言小神变，可验牛马蕃。
邑吏齐进说，幸勿祸乡原。逾年计不定，县听良亦烦。
涉夏祭时至，因令修四垣。忧虞神愤恨，玉帛意弥敦。⁶⁰⁾

据诗中描述，村民奉祀神灵，不堪其劳，而巫覡借机传达神意，使人欲罢不能。元稹诗作或非实指，但众多民间神祀得以维系的中坚力量，当为巫覡。

其次，与神沟通的能力是唐代巫觋谋生的重要手段。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巫师依靠其通神的禀赋，可向神灵祈求福。巫觋还能与亡灵厉鬼沟通以帮人避祸。作为各类神灵的侍者，巫觋也能代表神灵的意志，通过神力制服各类妖魅。人们的诸多愿望都要借助巫的活动来实现，人们将五花八门的欲求诉诸于神，巫觋作为专业的通神者，则搭起人神之间的沟通桥梁，是民间神灵信仰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汉以后，巫退出国家职官体系，巫觋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再加上佛教、道教的发展，他们已不再独霸对民众精神生活的操纵。虽然在正史记载中，巫觋的面目渐渐模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唐代巫觋不但对民间神祀有很大的影响，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朝廷祭祀活动和帝王的日常生活。史料表明，虽不符合祀典规定，肃宗仍派遣女巫赴各地祭祀名山大川。⁶¹⁾《朝野僉载》记载，巫师彭君卿曾挟私人恩怨，当朝堂之上百官总集时，以中宗之魂灵降附的身份发号施令，杖责御史。⁶²⁾帝王尚且对巫觋之言如此崇信，民间巫觋大行其道就不难理解了。

同时，统治者出于种种目的对特定神灵的尊崇，也得到巫觋的积极回应。玄宗看重华山神，以华山神作为其本命的象征，他给予华山神特殊的封号来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华山神被封为“金天王”后，在民间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不少民间巫师事金天王的事例。

根据唐昭宗时礼部侍郎郑綮所作《开天传信记》记载：

唐玄宗东封，次华阴，见岳神数里迎谒。帝问左右，左右莫见。遂召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在路左，朱鬣紫衣，迎候陛下，帝顾笑之，仍敕阿马婆，敕神先归。帝至庙，见神褰鞶，俯伏殿庭东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马婆问之，对如帝所见。帝加礼敬，命阿婆致意而旋，⁶³⁾寻诏先诸岳封为金天王，帝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

玄宗欲突出华山神的特殊地位，民间就有玄宗遇到岳神谒见的传闻，并由女巫来印证，充分说明巫觋对官方的态度是极为敏感的。

唐代巫觋所从事的大量社会活动，举凡祷神祈福、解除灾祸、医治疾患、

选择葬地、预卜生死等均须仰仗神力。他们充分利用了民众“因事临神”的功利性宗教需求，开拓出自身广阔的生存空间。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谈到的，唐代巫覡并不是这个神灵世界唯一的控制者，僧侣、道士甚至官吏纷纷染指其中。然而，后者对神灵世界的介入主要是通过咒语、法术或世俗的权势，最终却立足于教义的传播流布、个人的成仙梦想及官方的道德观之上。这些目的的实现，所仰赖的却无非是这个以灵验为征的民间神灵体系。

总之，谈及唐代民众的信仰，我们不能忽视巫覡的存在，他们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和干预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透过对唐代民间神灵体系的梳理，以及唐代巫覡对维系这个神灵体系起到的重要作用，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唐代巫覡的社会作用，从而更加深入、细致地理解唐代民众的精神世界，勾勒出民众信仰生活的生动画面。

注

- 1) 《太平广记》卷四四七，3657页，中华书局，1961年。
- 2) 《太平广记》卷三九五引《宣室志》“百丈泓”条，3154页。
- 3) 《太平广记》卷三八八引《冥报拾遗》“僧道杰”条，3096页。
- 4) 《太平广记》卷三八八，3094页。
- 5) 《朝野金载·补辑》，167页，中华书局，1979年。
- 6) 《太平广记》卷二八八引《广古今五行记》“邳城人”条，2290-2291页。
- 7) 《太平广记》卷二九四引《幽明录》“陈绪”条，2340页。
- 8) 《宋高僧传》卷二四，《唐沙门志玄传》，616页，中华书局，1987年。
- 9) 《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第四》，915页，中华书局，1975年。
- 10) 《太平广记》卷三一二引《三水小牍》“李仲吕”条，2469页。
- 11) 《全唐文》卷七三九，白敏中《滑州修尧祠记》，7629-7630页，中华书局，1983年。
- 12) 《太平广记》卷三一〇引《宣室志》“卢嗣宗”条，2456页；又同卷引《纂异记》“张生”条，述舜显灵之事。
- 13) 《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2887页。
- 14) 《太平广记》卷三一〇引《纂异记》“三史王生”条，2457页；又《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承训传》记：咸通中，武宁兵乱，庞勋据徐州，“勋好鬼道，有言汉高祖庙夜阅兵，人马流汗，勋日往请命。”
- 15) 《南楚新闻》云：“黔南军校饗者，不记其姓名。”“所居邻宣父庙，家每食，必

- 先荐之，如是累年”。见《太平广记》卷三一二，2467页。
- 16) 《隋唐嘉话》卷下，40页，中华书局，1979年。
 - 17) 《太平广记》卷二八〇，2235页。
 - 18) 关于官吏成为民众祭祀的对象，可参看《官吏与神灵——六朝及唐代小说中官吏与神灵之争》，[法]乐维，张立方译，《法国汉学》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 19) 洪迈《容斋续笔》卷一“李建州”条，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20) 《旧唐书》卷一五六《于岫传》，4129页。
 - 21) 《太平广记》卷五五四“王延镐”条，2804页。
 - 22) 《新唐书》卷一九二《张巡传》，5541页，中华书局，1975年。又《新唐书》卷一一一《王峻传》记载，玄宗时将领王峻死后显灵，“信安王祗讨奚于幽州，告捷，且言‘战时，士咸见峻与部将高昭麾兵赴敌’”(4156页)。又《新唐书》卷一九〇《张雄传》亦载，张雄“善驭众”，他死后，“人思之，为立庙。”(5409页)
 - 23) 《太平广记》卷三一三引《录异记》，2477页。
 - 24) 《旧唐书》卷一五二，《马璘传》，4067页。
 - 25) 《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4002页。
 - 26) 《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3425页。
 - 27) 《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延赏传附子弘靖传》3610页。
 - 28) Glen Dudbridge: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9.
 - 29) 《太平广记》卷三八八，3096页。
 - 30) 《稽神录补遗》“陈勳”条，123页，中华书局，1996年。
 - 31) 《太平广记》卷三一二引《三水小牍》“徐焕”，2471页。
 - 32) 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12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3) 《太平广记》卷三〇六，2425页。
 - 34) 《太平广记》卷三〇七，2434页。
 - 35) 《太平广记》卷一四五“成汭条”，1043页。
 - 36) 《太平广记》卷一三〇“窦凝妾”条，920页。
 - 37) 雷闻：《论中晚唐佛教与民间祠祀的合流》，《宗教学研究》，2003年3期。
 - 38) 《宋高僧传》卷二〇，《唐池州九华山化城寺地藏传》，515页。
 - 39) 《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4208页。
 - 40) 如《太平广记》卷三〇五引《通幽记》，贞元五年，蔡侍郎庙中神女与李伯禽人神通婚(2417页)。《太平广记》卷三一三引《北梦琐言》，大孤神与相国杨收之子婚。(2473页)
 - 41)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6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 42) 宗力、刘群前揭书 217 页。
- 43) 《唐会要》卷一〇《銮驾还宫》，234-24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 44) 《礼记正义》卷五《曲礼下》，155 页，收入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 45) 《太平广记》卷三一三，《北梦琐言》：“彭城刘山甫白云，外祖李敬彝为郎中。宅在东都毓财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圯李宅。”(2474 页)
- 46) 《北齐书》卷二〇《慕容俨传》281 页，中华书局，1972 年。又《南史》卷五三《邵陵携王纶传》：大宝元年(550 年)，纶据郢州，“素有变怪，祭城隍神。”(1324 页，中华书局，1975 年。)
- 47) 《太平广记》卷三〇三引“宣州司户”条，2400 页。
- 48) 《太平广记》卷一二四引《报应录》“王简易”条，873 页。
- 49) [法]索安：《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91 页，中华书局，2002 年。
- 50) 《太平广记》卷一二六引《耳目记》“王瑶”条，894 页。
- 51) 索安前揭书，90 页。
- 52) 《宋高僧传》卷二六，《唐湖州佛川寺慧明传》，664-665 页。
- 53) 《宋高僧传》卷六，《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132 页。
- 54)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264-274 页，三联书店，1996 年。
- 55) 陆龟蒙：《野庙碑》，《全唐文》卷八〇一，8418 页。
- 56) 《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2887 页。
- 57)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4511 页。
- 58) 《旧唐书》卷八五《张文琮传》2816 页。
- 59) 《旧唐书》卷一五六《于頔传》4129 页。
- 60) 《全唐诗》卷三九六，4453 页，中华书局，1960 年。
- 61) 《新唐书》卷一〇九《王玙传》，4108 页。
- 62) 《朝野僉载》卷三，36 页。
- 63) 《太平广记》卷二八三“阿马婆”条，2257-2258 页。